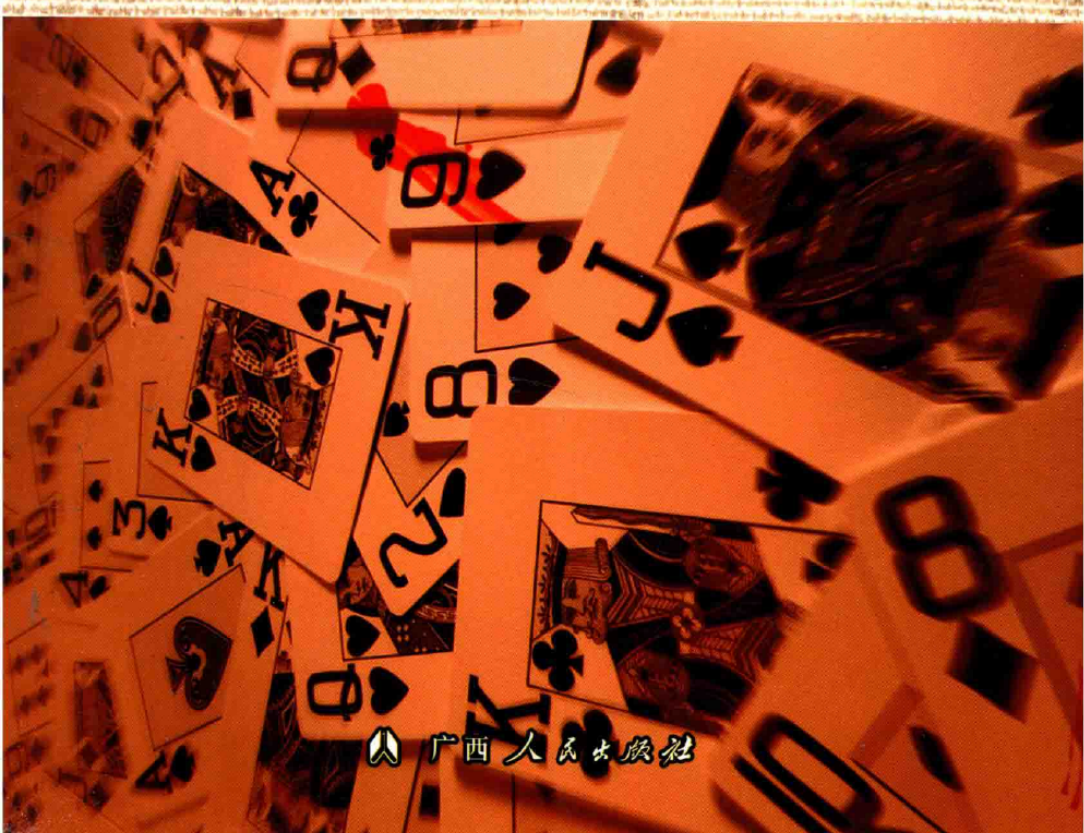




致命十三张

十三张泛着幽光的神秘扑克牌，十三个神秘牌客，不断出现的离奇事件，步步惊心的奇牌迷局……

尹末◎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致命十三张

十三张泛着幽光的神秘扑克牌，十三个神秘牌客，不断出现的离奇事件，步步惊心的奇牌迷局……

尹 末◎著

上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致命十三张 / 尹末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9.8 (2013.5 重印)
ISBN 978-7-219-06631-7

I. 致… II. 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0668 号

总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策 划 编 辑 罗敏超
责 任 编 辑 罗敏超 刘少霞
责 任 校 对 周月华 林晓明
版 式 设 计 梁殊萌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690mm×960mm 1/16
印 张 26
字 数 35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5 月 第 2 版
印 次 2013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631-7/I·1164
定 价 51.80 元 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♠ 第一章 奇牌与杀机 / 1

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今晚七点，我要去杀一个人。地点在滨海区甘蓝路，目标是一个叫黄昆的男人。我一定会杀了他。不会有错。

♠ 第二章 发牌结束，谋杀的演绎开始 / 12

通话结束，亦水岑的耳畔久久回荡着那句话：“发牌结束，谋杀的演绎开始。”

♠ 第三章 凶案再现 / 29

我想告诉你的是，谋杀是有原因的，十三张扑克牌发到十三个人手里，至于你要到什么时候才弄清这些人，那是你的事，现在开始，我已不在这个牌局中。常言道：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这是你的舞台……

♠ 第四章 乞丐与妓女 / 38

他戴上手套，小心地把东西推开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扑克牌，牌面上有四种花色，比一般扑克牌要大——跟自己那张几乎一模一样。上面的数字是2。

♠ 第五章 占星师与神秘预言 / 54

突然，一道思维的电流闪过他的大脑，他一巴掌拍在自己的脑袋上，痛骂道：“亦水岑，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！”说罢，他飞快地朝那树林奔去。

♠ 第六章 又一些持牌人 / 72

亦水岑独自走在街上，感觉四周的行人和车辆都不存在了，整个世界就只剩下几个收到扑克牌的人。这个局设得太奇怪了。

♠ 第七章 新出的预言 / 96

忽然，她感觉到后脑勺有一股劲风，然后“砰”的一声，什么东西溅到她腿上。

她回过头，吓得无法呼吸，地上是一个大大的花盆。花盆已经碎了，泥土溅了出来……如果刚才她的脚步再慢一点，现在她脑袋已经开了花。

♠ 第八章 排序的解析 / 113

“可我在想，这和谋杀的演绎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不知道。也许你的故人将顺序这样排列，是想说明某些事情。我觉得，如果从学术上来讲，这可能和人类学及社会学有关，甚至也关系到某种哲学。”

♠ 第九章 持牌人聚会——一个神秘客 / 133

你好。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告诉你，我第三次要去杀

一个人。这也许是我干的最后一次……

♠ 第十章 又一个死去的持牌人 / 149

华默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他的大脑彻底不够用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
♠ 第十一章 噩梦再次成真 / 162

他把纸条放到教授面前：“如果这些人依次死去，你能知道排序人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吗？”

教授大吃一惊：“你说这些人……死了？”

“是的，教授。”

♠ 第十二章 故人再出手 / 177

华默静静地盯着他，良久才说：“你想知道什么？”

“所有的一切！”

♠ 第十三章 预言的意外终结 / 190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你难道没看新闻？又有人死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亦水岑从床上弹起来：“又是持牌人中的一个？”

“当然！你能猜到是谁吗？”

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今晚七点，我要去杀一个人。地点在滨海区甘蓝路，目标是一个叫黄昆的男人。我一定会杀了他。不会有错。

第一章 奇牌与杀机

1

一个阴沉的雨天下午，年轻的警员华默驱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。莱辛城的大街上行人寥寥，这座巨大的城市在雨天里忽然平静了下来。华默摸了摸自己腰间的点22警用左轮，不觉轻轻叹了口气。

自从进了刑事调查局，他就感觉自己没被重视过。迄今为止，他没参与过任何一起重要案子。今天他又提前下班了。他真希望自己能和一些忙碌的同事们一样，做着真正重要的事情。

车开进一处幽静的街区。这里四处植物繁茂。前方是一座颇有古韵的三层红砖小洋楼，第二层便是华默的家——比起现代化的高层小区，他更喜欢这种传统的建筑。他把车停好，忽然看到后座上有个黑色塑料小包。

奇怪。他想，自己没带什么塑料小包啊？

忽然间，一阵恐惧袭来，电影中的情节闪现在脑海——警察连人带车被炸掉。

他摇摇头，谁会炸他？他是个没什么影响的次要角色，甚至连得罪犯人的机会都没有。

致命十三张（上）

他打开那个塑料包，里面是一盒磁带。

走进家门之后，没有理会妻子的招呼，华默径直走到房间里翻箱倒柜，终于找出一部老式的磁带录放机。这年头几乎没人用这玩意儿了。

他关上卧室门，把磁带放进录放机里，按下开关。一阵杂音过后，一个低沉的男声响起：

你好。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今晚七点，我要去杀一个人。地点在滨海区甘蓝路，目标是一个叫黄昆的男人。我一定会杀了他。不会有错。至于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，嘿嘿，我想，这仅仅是因为比较有趣。

华默呆呆地盯着录放机，直到磁带后面的空白部分转完，他才回过神来。

老天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一个家伙要去杀一个人，行凶之前却把被害者的姓名、住址及行凶时间告诉一名警察。这家伙是不是有神经病？

华默第一反应认为这可能是个恶作剧。但如果是恶作剧，对方不会说得这么直白，他会故意留下一点空间，让警方去调查、去忙乱。

如果并非恶作剧而是真有其事，为什么即将行凶的人要把时间、地点统统说出来？这样去杀人怎么有成功的可能？

当然，也可能是某个知情者以这种方式暗中通报。但这仍然说不过去，他为什么不打个匿名电话到局里，干吗弄得这样诡秘，还在录音中用第一人称？而且为什么偏偏选择告诉他这个默默无闻的小警员？

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个突发事件。糟糕的是，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处理。

华默愣愣地走出房间。妻子已经为他热好了饭菜，并且正坐在桌边等他。

“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？”妻子问。

“下午我休班。”他心不在焉地说。

“如果那样你应该中午就回来啊。现在都已经下午了。”

华默什么也没说，默默地吃着饭，脑海里还在想着那盘磁带。

妻子在他肩上轻轻捏了捏：“你刚上班没多久，别想着马上当探长。受冷落是正常的，别为这事伤神了。”

她不知道他刚刚遇到的事，他想，也没必要告诉她。他现在满脑子都是磁带里那个男人的声音：今晚七点，我要去杀一个人，地点在滨海区甘蓝路……

吃过晚饭后，华默再次把自己关在房里思考：离晚上七点只有几个小时了。要把磁带交到局里去吗？不，那有什么用，要是局里派警察到现场，结果却什么都没发生，人们只会嘲笑他想办案想疯了。一盒磁带有什么说服力？那些警探们都忙得要死，说不定还会因此迁怒于他。

只有一个办法：自己去。

他向妻子撒谎说有个聚会，就走出了家门。

滨海区甘蓝路一带多是矮层独栋房，居住在这里的人鱼龙混杂，磁带上没说具体地址，但已知道这个即将被杀的人叫黄昆，相信这里不会有太多人叫这个名字。果然，华默从当地居委会查出了黄昆的住所。那是一栋单层的房子，门前有几棵树，还有漂亮的草坪。

华默将车停在不远处的路边，快到七点了。他一手放在衣兜里紧握着手枪，一手拿着表，眼睛注视着秒针的走动。

那栋房子的门开着，屋内有个男人在走动，偶尔还会走到外面的草坪上来，料想那就是黄昆了。此刻，他丝毫不知有个警察正担心着他会被杀掉。

七点到了。四处风平浪静。

华默想自己的表也许快了几分钟，他继续等待着。七点十分，还是一切如常。

但是，此时的黄昆并不在他的视野中，屋里会不会已经发生了什么事？也许杀人者可以从后面的窗户潜入屋里。

致命十三张（上）

这样一想，华默就觉得事情不妙了。他立刻从车上下来，走到房子门口。屋里的电视正播着新闻，但他无法判断是否有人在活动。

他走到窗边，想看看里面是否正常。门却被一把拉开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啊，我……”华默一时语塞。

“我早就看见你在外面鬼鬼祟祟的了，你想怎样？”

“你……你是叫黄昆吧？”

“是的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他能怎么说呢，华默想，难道他对这个人说：“嘿，伙计，我是来告诉你有人要杀你，他说七点下手，可现在已经迟到了。”他能这样说吗？

“对不起，我只是对你种在屋外的那几株植物好奇。”他意图搪塞过去。

“那几株是热带植物。”男人不信任地看着他，“我以为它们在这里养不活，莱辛城属于亚热带气候，可它们似乎还能适应。”

“很好。”华默说，“祝愿它们能一直适应。告辞了。”

说罢，他驾车离开了。他不想管这件事了。很明显，那个磁带是个玩笑，也许是某个憎恨黄昆的人干的，这家伙可能认为：用这样的方法，仇人在自己心中就真成了一个被杀掉的人。国外曾有专家这样建议：用逃避现实的心理暗示方法来预防暴力冲动。也许磁带录音者正是怀着这样的目的。

华默离开家是以参加某个聚会为借口，所以他现在还不能回家，只好开车在大街上乱转。他看到一些警车正在闹市区巡逻。

这些巡警真可怜，他想，刑事调查局就不用干这些事，他们通常只对已经发生的案件负责。

他注视着那辆停着的警车，一名警察站在车门外。忽然，警察从对

讲机里收到了消息，只见他朝对讲机说了几句，立刻上车让同伴调转车头方向，同时让警笛响起。

出了什么事？华默好奇地开车跟在后面。警车行驶的正是他刚才走过的路线——他们在驶向滨海区。一种不祥的预感腾地升起，也许那是距黄昆家最近的一辆警车，他想，看了看表，现在是八点十五分。

一驶进甘蓝路，他就大概知道是什么事了。他看见警车停在了黄昆的房子前。几个惊慌失措的黄昆的邻居正等着警察前来。很明显，是他们报的警。

华默在远处等了几分钟，才把车开到房子前。警察们正在不停地用对讲机讲着什么。华默刚走上前去，其中一名警察就用手示意他走开。

“我是刑事调查局探员华默。”他亮出身份，“我刚好从附近经过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哦，屋里有个男人被杀了。”警察向四处望望，“是谁报的警？”

一位邻居上前来说是他报的。

警察指着华默：“这位是华……探员。你先说说看到了什么。”

华默冲这报警的人点点头，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，从刑侦学校毕业到现在，第一次听见有人叫他探员，这往往是在电影里才能听到的称呼。

“不是应该到警局做笔录吗？”这位邻居显示着自己的专业。

“那是当然的，不过现在你先说说发生了什么，以免时间久了记忆发生混乱。”

“黄昆被人杀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你有没有看到凶手？”

邻居点点头：“我看到了。”

“你看到了？”这是华默始料未及的。

“看到了。那人裸露着上身，穿着黑短裤和黑长靴，戴着黑手套，

致命十三张（上）

脸上还戴着黑色的面具，手里拿着一把很长的刀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跑了，他上了远处的一辆车，天黑了我看不清楚车牌号，不过车好像是灰色的。”

华默和那警察对视了一眼，转向另外几个人：“你们也看到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关于那凶手的装束，你们也确定是他刚才描述的那样？”

“是的，古怪极了。他的整个脑袋都是被那面具包起来的。”

“就像尼鸟笼演的那个电影里的变态……”

“谁是尼鸟笼？”

“尼古拉斯·凯奇，那部电影叫什么来着，《八厘米》还是《八毫米》？”

华默摇摇头，这几个目击者真叫人烦心，但如果凶手真是那种古怪的装束，这倒是很“有趣”。

“你们的邻居刚刚死了，你们还有心情在这里高谈阔论？”那名警察说。

“我们为什么要悲伤？就是到警局我也这么说，这人不是什么好人，他惹来杀身之祸是必然的。”

2

就在几个小时前的下午，莱辛城的南星大道上，一辆飞驰的蓝色轿车一个急刹车停在了一栋公寓楼的靠街台阶前。驾车的年轻男子小跑着上了台阶，急促地敲着一楼的房门。

门开了，一股酒气扑面而来。一个醉醺醺的男人站在门内，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他。

“你好，我找亦先生。”年轻男子说。

“哪个亦先生？”醉酒的男人打了个囁。

“亦水岑先生，他住在这里。”

“进来吧。”醉酒的男人转身走进屋里。年轻男子犹豫着迈了进去。

屋内没有开灯，在这样的天气里显得格外阴暗。客房是典型的西式风格，大大的壁炉，方形的木质矮茶几，宽大的布沙发上面乱七八糟地堆着很多东西。

“你找我做什么？”醉酒的男人把手中的半瓶威士忌放在茶几上，在沙发上坐下来。

“我是说我找亦水岑先生……”

“我就是。”

“啊，你就是？”年轻男子打量着眼前这个醉醺醺的男人，看不出他的年龄，他的一举一动似乎久经沧桑，眼神却显得年轻。

“对，我就是。怎么，你需要看我的身份证吗？”

“啊，不用了，抱歉，”年轻男子赶忙说，“我以为你是和亦先生合租公寓的……这么说，你就是那个私家侦探？”

“我不是什么私家侦探。”

“可我听说你经常为人调查一些……”

“行了！”亦水岑打断他，“我说过，我不是什么该死的私家侦探！”

年轻男子沉默了一阵，“那你是什么？”

“无业游民，绝望的酗酒者。”他又举起酒瓶，“你也来一杯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“那好。该你说说了，你是谁？为什么找我？”

年轻男子掏出一张名片递过去。

“哦，你是律师？名字叫阳……阳浊？好名字，太阳的污浊点。怎么，有人控告我？”

叫阳浊的年轻男子在沙发上坐下来，“先说说你，亦先生，你曾是

致命十三张（上）

一名警察吧？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

“一年零八个月前，你因为一次失职，被刑事调查局除名。之后你帮人做一些收费的隐性调查，就算你不承认你是私家侦探，但你依然像侦探那样工作。”

“你要告我吗？”

“不，是我……我遇上了麻烦，需要你的帮助。”

“真有意思。”亦水岑晃动着酒瓶，“你说你遇上了麻烦？我记得律师只会给警察添麻烦。”

“亦先生，请你听我说，这件事情，我只能找你帮忙了。”

亦水岑抓起酒瓶喝了一口，“好，你说。”

阳浊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，放在桌面上，“我希望你看看这个。”

那是一张扑克牌，但和普通的扑克牌并不一样。这张牌稍大一点，材质好像是薄薄的塑料片。牌上没有花色，不，确切地说它同时具有四种花色：红桃、黑桃、方片、草花，四种花色交替排列在牌的中间，上面的数字是6。

“这是什么？扑克牌？这材料还带夜光。”

“是的，可能是某种算命用的道具吧，我想。不过这都无关紧要，最要命的是……”阳浊低下头，好像在决定说还是不说。亦水岑很有兴趣地等待着。

他终于还是决定开口：“昨天，我在家门口的信箱里发现了这张牌。上面贴着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‘恭喜你成为谋杀演绎法的持牌人。别报警，别四处喧哗，更别把牌丢掉，不然我会杀了你。千万别做蠢事。’”

亦水岑沉默了片刻：“你住的是统一管理的公寓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信是从哪里寄出的？”

“不是信，就是一个纸包而已。公寓大楼没有信箱管理员，没人知道是谁送的。”

“写着字的那张纸条呢？”

“我烧掉了。”

“烧掉了？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想让那东西留在身边！再说，那上面也写着让我那么做。”

“那上面写着让你看完后烧掉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可你刚才没说。”

“是啊，”阳浊有些急躁，“我说的只是主要部分。怎么，你难道不相信我？我干吗要对你撒谎？”

短暂的沉默后，亦水岑开口问：“你认为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上面只提到什么谋杀演绎法，没有说其他任何内容，可正是因为这样才让人不寒而栗。我不知道那究竟代表什么，老天，真要命！”

“你是律师，也许得罪了某些人。”

“也许。可他想要干什么？”

“也许是个恶作剧。”

“我也想过，说不定是哪个孩子干的。可我就是无法安心，因为那文字不带丝毫感情色彩，既不像威胁也不像恶作剧。”

“那就表明是高级的威胁或高级的恶作剧。”

“我担心是前者。我真的很担心。这个城市，每年不知发生多少不可思议的事，我怕我是下一个被写进报纸的人。”

“如果你真这么苦恼，可以报警。”

“不能那样，上面说报警就杀了我。”

致命十三张（上）

“你真相信这个人能杀了你？”

“至少我不想做这个试验。再说我报警又能怎么样，警察根本不会把这当恐吓案来处理，我很清楚这一点。我能让他们做什么？让他们派两个大个子整天保护着我？”

“你不笨，但你找我也没有用。你忘了纸条上说你也不能把事情告诉别人吗？”

“没有那样说，只说不要四处喧哗，我想那指的是不要四处宣扬这件事。”

“那你想让我做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什么谋杀演绎法，不知道这跟我有何关系，不知道这张牌上的数字为什么是6，我想你可以为我寻找答案。”阳浊仰起头来，“我会付钱的，按时间付钱。”

亦水岑一仰头，将瓶里的酒喝干，“你想没想过，既然牌上的数字是6，证明还有另外的牌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一副扑克牌的每种花色都有十三张牌，那么，你得到的只是其中一张。可能还有另外十二张牌分发到了其他十二个人手里。”

“你是说还有其他人跟我一样？也许吧。但这对我有什么帮助？我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发牌人究竟想要做什么！”

亦水岑将头靠在沙发背上，望着天花板，“你的案子我接了，但你先不要太乐观。”

“谢谢。他们都说你是个神奇的人。”

“你走吧，像往常那样生活，不必提防什么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提防什么。必要的时候我会给你打电话。”

“我认为我该留下自己的相关情况……”

“我说过必要时我会给你打电话。”

阳浊点点头，将那张扑克牌放进衣兜里，起身离去。

亦水岑独自坐在昏暗的客厅里，望着天花板出神。当听见门外的车子开走后，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吃力地走到墙角处一个柜子边，打开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封。他走到窗边，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硬纸片，昏暗的光线下，纸片微微闪着一点蓝色的夜光。那是一张扑克牌，和刚才阳浊手里的几乎一模一样，但上面的数字是7。

这是他昨天在信箱里发现的。